

論

語

稽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

黃國王 號中文 兼金填于湖遠官宜

參校

雍也稽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包曰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鄭曰言任諸侯

之治

家語弟子行語言再雍之行子

仲弓問子桑伯子

鄭曰子桑秦大夫

按秦公攝天子子桑伯公

有孔子見子桑伯子

子曰可也簡何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

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孔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也

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包曰伯子之簡太簡也子曰雍之言然

朱註子曰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宏簡重有人君之度也簡

仲弓至子桑伯子魯

人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簡者不煩之謂仲弓至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

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

於牛馬

按今家語無此文而說處行之其來子引齊之誤耶抑古家語本有此文而今本失之也

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

歟謂夫子許可伯子與

子曰至

仲弓未喻可字之意而其所言有默契焉故夫子然之

愚按中國在赤道北四十五度仰觀北極俯視南方北極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故古者宮室皆倚北面而南東爲主位西爲賓位凡天子諸侯大夫士居上臨下則皆南而此一定方向非必人君始南而也許仲弓者以其能執簡御繁可以臨民非必卽人君也仲弓未知所許何事故借伯子爲問以証己子曰可也簡蓋伯子亦臨事以簡也居敬行簡如舜之恭己正南面無爲而治居簡行簡如漢代之治

尙黃老仲弓誤以可也之答爲贊美之辭以爲一於簡則不能無弊故復以爲問
非不滿於伯子正爲己求一的當所在並爲南面求一確切把握耳其言與夫子
默契故然之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何曰凡人任情喜怒逆理顏淵
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

朱註

哀公問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

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

按家語有定公弔顏回事則顏子似死於定公時特年紀不合耳清按史記顏子少

孔子三十歲則生於昭公二十一年庚辰其卒後於伯魚則在哀公十二年戊午歲以後年任四十五左右此爲確據若死於定公時則在定末年丙午之先不惟無三十二且未滿二十七矣不足據又按顏子生於庚辰則三十二歲爲辛亥乃魯哀公五年先通語記陳蔡之從顏子居首又區之長顏淵任後則孔子周游顏子實從欲孔子甲辰去魯丁巳返魯而辛亥去庚戌陳蔡之厄只一年顏子若死於此時是適距死矣何顏淵請車不曰以爲軻車而曰以爲柩乎今欲以車爲柩實爲顏棺之柩且子史別傳亦無顏子適死之文則是在孔子還魯而後死所謂年任四十五右者益屬有徵矣顏子三月不違仁仁者宜壽而四十不得爲壽故曰短命

既云今也則亡又云未聞好學

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

愚按問好學而答以不遷怒不貳過則古人所謂學凡切身之用皆是也夫子既

答之後曰不幸曰短命死矣痛惜聲情見於言外

又按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故在方策而民服子曰躬自率而往則哀公亦必可以有為之君觀

其後當以越後與而去三家則此時弟子好學一問殆有求賢自輔之意乎顏子問焉邦去子告以取法四代重帝王之佐也便哀公得之為輔斷不至輕舉妄動不流於魯國夫子卒公諱之曰天不遺一老莫相子位豈正有無限含意未伸者在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 馬日子華弟子公西赤字

也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包曰十六斗為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馬曰

十六斛為秉五秉合八十斛也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

也君子周急不繼富鄭曰非內求與之太多也 自彼不知的為得若之使為孔子之使與之五秉者孔子與粟既與冉子又以已粟八十斛與

之在秋傳昭三年晏子曰齊國豈可隨釜則四升為豆各自加其四以登於釜十則謂如此則四升為豆四豆為庾庾十六升也四庾為十六斗四斗如馬注也包成謂十六斗為庾與買公注註謂同面不合周禮則禮人稱云豆實二面穀穀即解古今

字也豆實一斗二升陶人職云庾實二石則庾只二十四升而包以為十六斗乃原思為之宰包曰弟子原憲

為聘禮之數將禮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釜十釜曰乘是馬注亦與聘禮之數同原思為之宰包曰弟子原憲也思字也 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任孔子孔子為魯司寇以憲為家邑宰也鄭曰孔子初仕魯

爲中都宰從中都宰爲司空從司空爲司寇也與之粟九百辭孔曰九百九百斗

也辭讓不受也

皇疏孔謂九百是九百斗者孔雖九百升爲少九百斛爲多故應是斗

子曰毋孔曰祿法所當受無以讓也鄭曰

毋止其辭讓也士辭位不辭祿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鄭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

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朱註子華至使爲孔子使也

按皇氏謂不知魯君之使孔子之使朱註斷爲孔子之使毛奇齡曰夫子爲司寇子華

之粟者公家之粟此必冉子宰財故得老與積按若爲公家之使則便有常制孔子安得因子華之富而少與且子華少孔子

四十二歲孔子爲司寇時方十歲安能使者而原思爲之宰記者下一之字明明措孔子家宰而非公宰矣故此章當以因與

九百不言其量不可攷

按何晏集解本分此爲兩章朱子合爲一章今從朱子

愚按周禮廩人職人四鬴者上也鬴即筥古今字鄭康成曰六斗四升曰鬴此皆謂一月所食之米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

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移民就穀是與之釜者僅足一人終月之食耳五一筥六斗四升合

清戶部定制約減其數
之半不過三斗二升

請益而與庾庾依瓶人陶人爲二斗四升蓋六斗四升之外又益

以二斗四升也

清按聘禮記十六斗曰數部註今文數爲遠疏遠即庾然遠庾字異而遠疏而遠疏何得以意增之耶周禮中謂魯中爲季氏行助於齊地師據而因高歸以通之賄據魯百匹助師粟五千庾以

庾二十四升言之爲千二百斛視百斛不相遠若庾十六斗則爲八千斛視百斛且數倍必無是理據此則庾實二十四升朱註從包氏以庾爲十六斗蓋以益字之義疑庾多於釜耳不知子華不合與粟子故少與之及冉子請益而釜之外又加以二穀之庾於益之美固無不合也夏式三引國語注以爲庾逾古字通然不據周禮而據賈公彥未見其確切也

五乘依聘禮爲八百斗古者國家匪頒之

至錢則非因說不疑非若今人以錢銀館道也

故祿用粟

三代之祿皆以粟言

周禮凡庶人在官祿

足代耕宰士也以上者人四補計之則得二十五斗六升以上農食九人計之爲

粟二百三十斗有奇此下士之祿視上農者也中士倍之爲粟當四百六十斗零

上士又倍之得九百二十一斗零云九白者舉成數耳記者類記此二事蓋以多

寡貧富辭受取予互見其義子華富原思貧論師友故舊之情原思在所宜卹子

華無庸代謀論受祿頒楮之經原思爲宰宰有常祿多寡皆本定制九百所不必

辭子華爲使使雖不可無俸而無定制貧則不妨多與富則不妨少與冉子出而

代子華謀且以其母爲請夫子若忽然置之不惟失祿養之義亦殊非錫類之心
與以釜庾者聊示養老之意而已冉子不達一請再請反疑夫子之吝而與之至
五秉之多豈知傷惠之失亦等於傷廉哉子故以周急不繼富曉之記者蓋因與
粟之事遂記昔者原思辭祿之事兩兩相形以見冉子之失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曰犁雜文

也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

雖不善不害於其子之美也皇疏祭文也雜文曰祭或言牲雜文也或言祭祭謂耕犁也騂赤色周所貴角周

色之牲毛之也按曲禮祭天地之牛角
並美宗廟之牛角與實客之牛角尺

朱註子謂至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愚按餘屢餘殃之論不過言常理耳其實天之生才隨時隨地皆有之固未嘗區
爲分別山川之氣與天地通既有此才即有此用豈預存一鋼才之心哉觀於漢

之張安世朴延年

濟按張為杜周皆漢然處而安世延年各係幹蠶一出區厚遠與其家

則可見矣

濟按論語中紀子謂者多矣如顏回子貢冉有伯魚子夏大抵皆與之言之辭若

論之之辭則子謂子疑章無曰字非此例惟於情乎吾見其違未見其止章一見之此章朱註論仲弓云爾蓋以與子言父之違孝人必不出此理或宜然論仲弓之其而至此其父為犛牛即非與仲弓言亦復疑於不倫且仲弓父史記言其賤家語言其不肖皆未言其所以賤與不肖之故安知非誤會此章之意而附會之乎然則犛牛之子乃泛論古今之人而與仲弓言之不必即指仲弓也子謂仲弓可使南面仲弓為季氏宰問焉知賢才而舉之意仲弓之為人有限民之度而於還賢舉才取擇太嚴故夫子以此曉之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何日言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也

朱註

子曰至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

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

愚按三月者天道一變之期鑽燧改火之節也

三字義見前

顏子三月而生理常存則

其心之純一可知若餘子則不能如顏子之久雖我欲仁而仁斯至而其至也或以日計或以月計而已言此以見生質之不同為仁之有難易非以抑諸賢也

按

惟夫子渾然天理若獅子之不遠則即有所奇力矣二三子之日月至仁則必赴之而後至矣此孔顏爲精賢分別處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包曰果謂果敢決斷也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孔曰達謂通於物理也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孔曰藝謂多才能也於從政乎何有

朱註季康至何有從政謂爲大夫

愚按孟武伯問出求亦視之過重季康子問由賜求視之若甚輕蓋武伯少年氣尚康子侈謙權臣故問同而所問之心不同而夫子答之語氣亦因之各異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孔曰費季氏邑也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聞閔子騫賢故欲用也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孔曰不欲爲季氏邑宰語使者曰善爲我作辭說令不復召我也如有復我者孔曰復我者重來召我也則吾必在汶

上矣孔曰去之汶上欲北如齊

朱註

季氏至

閔子嚙孔子弟子名損史記云少孔子十五歲魯人家語同不仕大夫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

愚按春秋傳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費遂爲季氏私邑自南遺既城之後南蒯繼爲費宰昭十二年蒯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不克十四年費人叛

南氏蒯奔齊及季桓子立公山不狝爲費宰定八年叛十二年以費人圍公弗克

奔齊仲山遂墮費此殆墮費後季氏欲使閔子爲宰而閔子力辭也按家語執轡益有子爲費宰問政

事則齊爲宰此時由求二子皆仕季氏故又有子路使子羔爲費宰事又仲弓仕季氏文但不可信

孔子亦嘗爲季氏史又爲季氏司職吏則閔子之不爲費宰非不欲臣季氏特深

知桓子不足有爲故耳

伯牛有疾馬曰伯牛弟子冉耕也

魯人少孔子七歲

子問之自牖執其手

包曰牛有惡

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曰亡之孔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也命

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包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朱註

伯牛至疾也

有疾先儒以爲癩也

淮南子伯牛爲厲武臣曰厲癩癩相近王充論衡伯牛空居面理惡疾是致癩之由劉瓛辨命論再講破其空箇列子注宋說可癩

禮病

者居北屬下君視之則遷於南屬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

禮按此禮不見經傳注誤說見鄭爲疾君視之節下牛家以

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屬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

愚按此章言伯牛有疾未言何疾也乃句註惡疾而朱子因厲與茱萸指之爲癩言自屬執其手未言自南屬執其手也乃朱子謂以君禮尊孔子此皆枝節者也伯牛之疾不必尋求爲何疾第觀夫子言其痛惜則必將不起其時側身向屬臥夫子來視不能轉側其兩手皆近屬

疾將不起而不能轉側事之常也豈相在屬下病者通側身向屬臥理之常也

夫子故自屬執之

而與訣也

按伯牛居室行科夫子故深惜之又按尸子仲尼領小物則再伯牛侍曰去以自厲也

人生窮通壽夭在可知不可知之間君子

惟脩其在我而一切聽之命而已

又按命雖善人亦有不能獲者故至要如伯魚至愛如顏子亦至早又此古人保身唯慎言節飲食而更無餘法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孔子曰噲噲也噲噲也鄭曰噲噲也噲噲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孔子曰顏淵樂道雖箝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

朱註

子曰至

箝竹器食飯也顏子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

也以深歎美之

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箝噲也也不以貧害其心而改其所樂也又曰皆受學於周茂叔每令神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愚按此章與中庸素位而行章相發明箝噲陋巷所謂素貧賤行乎貧賤也不改其樂所謂不願乎外無入不自得也樂即無入不自得之謂

孔頴達處非若宋儒先存一道就於胸中曰我有道可樂也惟

是下學上達順天安命浩然常惺惺然此心無一毫私欲之累不尤而已故貧賤吾人情所不能以事賢則安之若素假令一日富貴事賢亦處之若固然昔舜之既殯而哀若將終身及為天子亦若固有所謂易地皆然者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孔子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也

朱註

冉求至
女及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愚按道猶路也，試即行路喻之內求之言，蓋謂夫子所行之路非不喜之特力不速耳。然果如此，則必其已竭力行之至中途而精疲神倦，乃始暫止。若尙未行而自以爲不能行，是畫地自限，非真欲行者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馬曰：君子爲儒，將以明其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也。

朱註

子謂至
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

愚按子夏傳詩傳禮以文學著於聖門，謂之儒則誠儒矣。然苟專務章句訓詁之學，則編淺卑狹成就者，小夫子教之爲君子儒，蓋勉其進於廣大高明之域也。此君子小人以度量規模之大小言，小人如硜硜然，小人哉，樊須也之類，非指私利之害天理者言也。如經明行脩，君子儒也；尋章摘句，小人儒也。學者不可

不辨

子游爲武城宰包曰武城魯下邑也子曰女得人焉耳乎孔曰焉耳乎哉

皆辭也

謂何晏解本作女得人焉耳乎也

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

之室也包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

武城人少孔言其公且方也鄭曰步道曰徑

子羽

朱註子游至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

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

愚按武城南武城也

清按潘維城引無錫顧萬方輿紀要云南武城故城在沂州費縣西南九十里通志云八十里日知錄曰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蓋蓋滅明武城人同一武城曾子獨加

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春秋襄公十

九年城武城左氏注云泰山南武城雖然潘壽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武城東海郡後漢書作南武城泰山郡至齊始

爲南武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澹臺綱友堂記曰武城有西左陽壽山清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清河特曰東

武城者以其與定襄皆隸趙且定襄在西北故也若子游之所事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

記則曾子所居之武城費邑也及八年傳吳伐我子也舉故城從武城又曰吳師克東陽而遷介子五績後漢志南武城有

東陽城引此爲證又可見南武城武城也南武城之名見於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懷子者使守南武城漢書但作南武武封

城陽其下子直爲南成侯而後漢王符著論云郿縣之山西城之東韋侯太子注南城曾于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此又南成之即南城而在費之說也論語曰武城與南武城俱以武水得名左傳城武城爲懼齊故然則武城近齊之色地理志言南成與志言南武城與城同不言武者漢代郡縣名之省兼四書釋地曰南武城魯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矣宋志與吳興縣與城同按此則南武城者近齊而近吳之邑也左傳杜注以爲一地此亦不誤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從之曰謂子之武城曾子居武城俱是此地而程大昌說合惟顧氏春秋大事表則因地名考異將曾子說謂第十九年之武城在濟甯州必詳昭昭二十三年魯人城郿自歸始武城人家其前併其八年之武城爲費縣之武城與諸吳後界非所當備言之處并申之云余存至昭詳疑有誤蓋此武城與齊界相接去魯尚遠曾子說是也郿城案如昭則子游所宰之武城近齊非近吳者然長八年吳伐我遂從武城之役傳云王犯常魯之師曾子將之父好爲國人謂是國則爲近吳之武城人確有明證夫子問子游以得人正猶所宰地言之故子游對以有河洲矣得謂子游所宰之武城非近吳則所居之武城邪其疑之說地志傳會不足信也

子游以文學著稱者大抵文人積習無不愛才而有文無行之士或藉以要結長吏魚肉

鄉里夫子問得人正欲觀子游平日所賞識者若何而子游以滅明對觀於行不

由徑非公事不見則子游之能得人固非俗吏比矣行不由徑者動必以正直道

而行也非公不見者欲射讀法及有闕一邑正大之事始見也

又按邑在君子長更當以爲表率而仲式遊之敬者

子曰孟之反不伐孔曰魯大夫孟之側也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鄭

也今之紳於特處下求過問此方且謂邑者之威以擊擊而爲長吏者亦借其聲氣相通要虛而虐良民以濟其貪酷之私觀此可以愧矣

曰姓孟名之側字之反也

清華城曰當以邢疏所引左傳注孟氏族爲是孟是其氏非其姓也

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

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馬曰殿在軍後者也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

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爲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云我非敢在後距敵也馬不能前進耳

朱註子曰至

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

按之與子異不得混爲一人故毛奇齡周秉中皆駁之

伐誇功也策

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

愚按反亦孟氏之支族也其仕魯無所表見清之役左師勝而右師奔

考春秋左氏傳齊爲逃故使國

齊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孟氏叔孫氏皆不欲戰冉有爲季氏宰謂武叔曰君子遠謀小人何知武叔曰是謂我不欲也夫也乃以冕乘委命於少不更事之孺子洩則孟武伯也洩帥右師顏羽帥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仲交御突遇爲右冉子帥季氏之甲七千而以武城三百人爲己徒卒右師大於雲門五日始從仍不欲戰公再使人泣曰上弗能謀士弗能死敢不勉乎及戰齊自覆冉子用子而入營其三刻擊齊者不惟師獲其甲者八十左師勝而右師則洩謀棄甲羽將說孟孫乃曰驪之機亂敗齊於長林不俱徐步而死公孫出大即齊人與孟孫同姓下又衛新視而皆死其殿後而止追者獨一孟之反入闕門時人所共見自有公論豈必矯情自謙然兵敗則衆皆有罪而一人矜功亦復何心

不能先登克敵而以敢後邀譽殆非志士心也論之曰不伐蓋與秦伯之讓皆所

以發微闢幽者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孔曰佞口

才也祝鮀衛大夫名子魚時世貴之

佞此鮀為太祝召陵之會辭不佞

宋朝宋國之美人也

左傳

四年鄭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野有雲霧文殿之歎

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及如宋朝之美難矣免於今世之害之

也皇疏范甯曰祝鮀以佞使處於魯公宋朝以美色見愛於南子無道之世兼以取容鄭曰不有言無也

朱註

子曰至世矣

祝宗廟之官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愚按春秋之世一巧言令色之世也故夫子歎之言非此兩者

而四者城曰又因之辭也孔注測及恐無

以投時好而保身家也然當時不皆蛇蝎未嘗皆不得免蓋其言之以深慨世風

之變耳兩人皆衛人此論殆發於居衛時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孔曰言人之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

人出入要當從戶也

朱註

子曰至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也怪而歎之之詞

愚按道者當行之路猶戶爲人所共由乃人出必由戶而獨不由道故夫子卽淺喻深欲人自省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文勝質則史包曰史者文多而質少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包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鄭曰彬彬雜半貌也

朱註

子曰至

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斑斑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

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

愚按質質樸也

非性質

文文飾也彬彬慎說文作彬彬也彬之爲義卽質乎文哉之

誠朱子以斑斑釋之斑亦作辯訓駁文也野村俗也史如太史祝史之史古者文辭不穢而簡書所載策祝所陳則尙辭采故曰史禮表記篇子曰虞夏之質殷周

之文至矣處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文質得中豈易言哉

又無後切
語錄有用

俗語野也漢魏碑記不微事實而
派用陳宮史也皆不得其中者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馬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鄭曰始生之人皆正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包曰諱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也

朱註子曰至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

愚按譬之於樹其長而上者本性也倘摧折之則枯死其幸而免於枯死者雖橫生旁挺若似乎得氣之偏然其後仍長而向上人物與樹同得天地生氣其理相同罔之幸免者亦猶是也

又按千古有強顏而得顯者有賊亂而得顯者亦有以災殃而入主中國者既得之
後必本忠賢之遺以治之所無違取順守也若王莽附熒朱溫之流違取違守則未

有健伸死者幸始盡顯
伸免其後顯則減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又不如樂之者深也

朱註子曰至樂之者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

愚按此指學問之道而言譬之有一美境知之者未至其境而但知其美也好之者將至其境而極力以赴也樂之者已至其境而怡然自得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王曰上謂上智之人所知也兩舉中人以上可上可下

朱註子曰至上也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彊等之弊

愚按此言教人之法當因其資稟學業之淺深而施之也言中人者天下惟中人資質最多其所分者上下之間耳講按中人如學知利行也其上者則先知安行其下者則因知勉行中人以上與上相近語

以上卽心領神會語語有益中人以下則宜語以淺近親切者方能領悟若遽語以上必至望洋生長退縮不前詩書執禮夫子雅言至於性與天道一貫之旨則

非其時非其人不輕言之也

又按若宋周子之入極圖說孩子之東西銘斷非中人以下所可達及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王曰務所以化導民之義也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包曰敬鬼神而不瀆也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孔曰先勞苦乃後得功此所以爲仁

朱註樊遲至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

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愚按天道遠人道近姑置天道而事事盡人道則心無所惑此之謂知

清依知遠謂道之謂知也爲圖

民盡服務之義而不迷信於鬼神故可以謂之知

學有先後境有淺深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得尺則尺得寸則寸

則其本體之明湛然惺然毫無私欲之蔽此之謂仁

子曰知者樂水包曰智者樂運其才智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也仁者樂山何曰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知者動包曰自進故動也仁者

靜孔曰無欲故靜也知者樂鄭曰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仁者壽包曰性靜故壽考也

朱註子曰至仁者壽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

愚按山水者天地積氣之區而人稟其氣以生者也

爾雅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知太望之人信空桐之人式

山水靈

秀其人多慧山水冥頑其人多愚此夫子借有形之山水以形容無形之知仁樂者與之浹洽相宜之意其體之而爲德也則一動一靜其驗之而爲效也則一樂一壽此皆理之實境而聖賢之所取法以涵養其天者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包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也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

之時也

朱註

子曰至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黜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

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

愚按齊魯之俗由來久矣當開國之初太公周公同有功於周室然太公近於霸

術

觀案說齊師齊之術

其後又管仲繼之當其時固亦扶世翊教然立法之初已不純正

如官山海內政軍令之類使隱隱有富國強兵之意

傳之既久遂成功利誇詐之風故變較難周公之治純於王道

魯公又能世守之其條教號令之流傳至春秋雖浸失其初而遺風未泯

謂安齊仲謀謂魯秉周禮

竹枝宜觀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吳季札請觀周樂是魯雖微弱而先王之禮樂猶存也

故變魯較易

子曰觚不觚馬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三升曰觚

謂按既下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嗣以觚一獻而三嗣則一豆矣注觚豆

字象之誤觚當爲觚豆當爲斗馬註三升曰觚重依

王曰當時沈湎於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觚

哉觚哉何曰觚哉觚言非觚也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也

朱註

子曰至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

不爲稜也

觚從角從瓜乃以角爲之而有稜如金瓜之形今尙謂之瓜按觚觚言不得爲觚也

愚按飲酒之器曰觶曰罍曰尊曰壺皆所以盛五齊三酒者曰勺曰瓢曰柶皆所

以扱曰觚曰解曰角曰散曰彝曰爵皆所以飲名雖異而用則同特形制有大小

方圓之別耳

莊氏三禮圖多就後世制度以說周禮之器不盡可據也古者當於宣和考古博古諸圖求之又須觀見其象器物

觚之爲器四方有稜一面有

耳腰有雲雷之紋此其概也春秋時之觚蓋有剗方而爲圓者

清按西儒賦上觚稜而壞食此

觚有稜而後世乃剗方爲圓之形

既非觚之實而猶冒觚之名是名實相違義無所取也

清按禮記云一升曰

觚實也二升曰觶觶者少也飲常容少也三升曰解解遠也飲之禮通遠也四升曰角角觶也不能自遠但朝單通也五升曰散散者散也飲不知節爲人所防也觥亦五升所以爲觥觥亦五升所以爲觥毛奇齡據此以爲觚之義取容少

今飲常不寡

上觚字指今日之觚

以

不觚之觚指往日之觚

以

觚哉觚哉重舉其名

而歎息之蓋以見世道人心之不同昔日之方者今日圓之恐遷流之無所止也

觚訓酒器訓木簡義無出入酒器訓長

或曰木簡蓋以木爲簡如竹簡形四面起稜故一名觚漢書所謂世觚之士陸機文賦所謂或探觚以率爾者也二說均可通

然細味不單二字即意以善失其訓爲正先
在謂以觚爲簡起於秦漢故以酒器爲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孔子曰宰我以爲仁者必
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欲極觀仁人憂樂之所至子
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包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
耳不肯自投救之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
誣罔令自投下也

朱註

宰我至
罔也

劉聘君曰
宰父

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

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
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
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

愚也

愚按宰我善爲說辭故設爲是說欲以窮仁者也然宰我但知博愛之謂仁不知仁者之愛雖博而人有等差事有輕重理有當否審之未嘗不明故夫子以遁陷欺罔四字分其界限使知博愛之中自有分寸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乎鄭曰弗畔不違道也

朱註

子曰至矣乎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弗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

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愚按博學於文博覽載籍多識前言往行也約之約此文也約之以禮衡之以先王不易之經也畔從田從半兩田相歧之界也

真如無背

故背其主者亦曰畔

得此句後亦兩歧之

博文約禮可以弗畔者取之萬殊歸於一貫得乎其中以成其德不至有兩歧之感背此而向彼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孔子

等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

道也矢誓也子路不悅故夫子誓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悅與之咒誓義

可疑也鄭曰矢誓也否不也 皇疏王曰否無有命我之所不用於世者乃天命厭之非人事所從靈公曰矢誓

也李充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禮人明義秋治內外而乃世常遠禮必備道有由而然夫道清
還否則聖人亦否故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厭亦否也兩與天地同其否泰耳非區區自明也

宋註 子見至 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

小君之禮 春秋莊二十四年經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皮黃大夫宗婦復用幣左傳公羊第以用幣爲非禮設染則曰大
夫不以夫人三傳不同謂僖公孫已非大夫見夫人之禮禮非大夫仕其國見夫人之

禮也至陽侯禮歸侯而稱其夫人大聘慶夫人之禮又乃皆同姓諸侯非異姓非特大夫之禮也毛奇齡說宋註以爲漢行
唐禮皆無見小君之禮之說是也清按春秋時夫人見大夫者唯梓裡歸抱太子始於朝又適趙氏頓首於前此外鮮見况孔

子並未仕南子宋
此注殊不足據 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說矢誓也所誓詞也如云所不

與崔慶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

愚按考之史記 史記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
謝不得已而見之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在絳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球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

之禮答

焉是也

家語

靈公與南子同車孔子當車招搖過市衛人歌之曰南子色耶從耶取者德耶孔子曰君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夫子實有見南子事蓋夫子

至衛見靈公南子慕夫子之賢遽然請見辭之不獲去之不及不得已而見之亦

以一見無關於名義之大且與其潔不保其往與其進不與其退在夫子固無可

不可者而子路以夫子不當見之而不說若有見小君之禮則見所當見子路何不說之有若謂見淫亂之人爲辱則過陷於穢又將如何則以

聖達節而賢守節也矢直陳也按矢訓直陳如矢詩不多無矢我陳以矢其音出矢言之矢字義較近否者泰否之否謂道之

窮也厭如叔孫豹夢天厭己之厭厭之使不得興起也言夫子直陳以告子路曰

我道之所以否者天實厭之我不能與天爭也重言天厭之蓋深慨之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

也世亂先王之遺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也

朱註子曰至久矣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

愚按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也庸常也

清按國民之對於國民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關係以及起居飲食之事皆與人與凡民共之者也皆常事也故曰

庸事舉到恰好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故曰中此人人可能之事而能之者卒無幾則以人之縱其欲也然中庸極其至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故曰其德至德者有得於心之謂至即止

於至善之至民鮮久者中庸之德惟聖人能明之以新其民周衰在上久無聖人故民少此德亦已久也子思作中庸蓋取此二字名篇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子曰若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子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也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不欲而勿施於人也鄭曰方猶道也

朱註子貢至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只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然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不足於此以此求仁愈難愈遠矣惟近至也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

人知其所欲亦猶是然後推以及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天理之公矣

愚按子貢從廣遠處言仁夫子從切近處言仁子貢之言顯大難償故堯舜猶病夫子之言則推己及人只在盡己之心由近及遠能立達一人則仁及一人能立達千萬人則仁及千萬人何病之有能近二句指出下手所在方如治病之方言近取諸己以譬人即爲仁之方也仁聖異名實無異詣仁造其大聖則大而化也立者植立而不搖達者通達而不滯譬者推己以及人即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之事近字對博施濟衆言方字對病字言

論語稽

雍也稽第六終

後學天門程炳奎星坡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官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

黃岡王其中文獻
會通于漸達吉宜

參校

述而稽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包曰老彭殷賢大夫也好述古

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鄭曰老老昭彭彭祖老昭周之太史未知所出自敘述者傳於周車作
名無制作禮樂稱猶監

也老彭彭祖也年
八百歲故曰老彭

朱註子曰至
老彭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

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

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故其自言如此

愚按老彭包氏以爲殷賢大夫據大戴禮也

大戴禮記虞嚴備篇曰敬他人則如何子曰吾某則不能曾商老彭及仲傀敬之敬大夫官之敬士技之敬

庶人揚則

鄭氏以爲二人乃老聃

史記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許慎曰聃耳後也以名耳字聃爲是

彭祖

大戴禮帝繫篇陸終氏娶鬼方之女齊左脅出六人共三

曰聃是爲彭祖嚴虞胡作射對列仙傳彭祖殷大夫姓篯名綰穎之孫陸終氏之仲子早昭曰大彭陸終第三子許文彭祖堯臣對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聞世本備載在商爲守藏吏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王逸註楚河天問云彭祖即彭祖事帝堯彭祖至七百歲帝堯之元孫彭城縣方彭祖國

皇氏以爲一人謂卽彭祖

呂氏春秋曰彭祖少好靜默以養神治生爲

事及爲大夫好覽古能以敬敬大夫以官敬

士以技敬燕人與大

然包說爲長故朱子從之古昔文字簡略後人數千百言而盡者

古人數言盡之夏之書較唐虞爲多商周之書較夏又多至春秋時則文已勝質

故孔子不必自作惟於古而信好之以推明其意己自條目紛繁此亦天運之自

然不待勉強者也孔子大則取法周公小則竊比老彭亦可以見聖人之無常師

矣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鄭曰人無有是行於

我我獨有之也

皇疏言人無此諸行故天下貴于我耳若世人嘗有此三行則何復貴有于我哉

朱註子曰至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做按孟子引夫子與子貢言我學不厭而教不倦此篇若聖與仁章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是夫子固以學不厭誨不倦自任者而何至無因爲是謙而又謙之辭乎然謂人無是行惟我獨有莫三以爲不難如於從政乎何有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即此意則又近誇大尤非聖人語氣

此蓋當時不知聖人謂必有人之所不能有故夫子言我生平不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耳此外亦何有於我哉似爲得之說本袁校清按出到事公卿章亦云何有於我故使朱註作謙辭依鄭氏作我獨有

之皆與上文與事不致不勉語無不合意以知此解近理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五

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也

朱註子曰至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各此四者日新

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愚按德者有得於心學者趨步古人徙義者遷善改不善者改過也夫子以上達之資而猶下學如此是吾憂者責無旁貸皇悚惕之意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馬曰申申天天和舒之貌

燕居告

朱註子之至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

愚按申字古文乃電氣伸舒之象

道有陰陽二氣開氣虛期有光而爲電七月論電神

天字古文象人形少好悅

豫之貌

說文順也詩桃之天天天之沃沃段氏言開物初長可觀也

申申天天形容夫子容色安舒屈伸自如無入而不

自得也然富潤屋而德潤身其粹於面益於背施於四體有非他人所能僞託者曰燕居見在鄉黨宗廟朝廷則不如是此亦所以補九儀之未備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

也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

朱註

子曰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則

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

愚按周禮夢有六一正夢二噩夢三思夢四寤夢五喜夢六懼夢列子云六者神所交也王昭禹云思夢若孔子之夢見周公則是孔子往者思爲東周故夢寐之

間得見周公及道久不行而行年已老無復此志

其後則夢矣兩日而發

其平日既樂天知

命淡然無欲故寢時亦心神安泰無復有夢此亦一身背盛今衰之驗也甚矣吾

衰以己之精神言

子曰志於道何曰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

其後則夢矣兩日而發

據於德何曰據杖也德

有成形故可據

尊疏前章有注故云有形也

依於仁何曰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游於藝何

曰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也

朱註

子曰志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

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

據於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

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始終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

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

行矣

游於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

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愚按人所當行之路謂之道心之所之不在是則游移而入於歧矣德者行道而

有得於心也據持守也得尺則尺得寸則寸如守邊營如保堅城有進無退是之

謂據仁者生生不息之理如桃李之有仁乃天地氤氳之氣所生養無窮者也依

者刻不離之之謂藝者禮以立身樂以成禮射以觀德御以便行書以記事數以

會計皆日用之事也游如觀山玩水蓋以養活潑之天機使無泥滯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也鄭曰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誨魯讀爲悔字今從古

朱註

子曰至

脩脯也十脰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

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愚按曲禮凡贄天子饗

天子無客禮此云饗者乃賤於鬼神用幣也之酒禮地降神

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

各執生雉庶夏執死雉

人贄也

謂禮人賤用雞而賤用幣

童子委贄而退野外軍中無贄以纓繫矢可也婦人之贄棊

脯脩棊栗

此皆實婦人親豆蓬黍栗雞而賤用幣

束脩者牛羊豕之肉乾之爲脯

或魚或亦同曲禮菜魚曰商各鮮魚曰醢祭以

十脰合而爲一束也但曲禮以始相見言至於尋常饋遺則無一定

曲禮居山者不以魚爲贄居澤者不以鹿爲贄

不以鹿豕爲贄

故又言有弓劍苞苴諸執束脩乃饋問之至薄者初非專用爲贄

而氏疏

夫束脩之問不出也少儀其以乘志酒束所謂人穀梁傳束脩之問不出禮中是知古者以此爲禮不但童子用之而亦非執贄始用之然禮自天子至庶人軍中贄皆有物

唯童子委贊而退不言其物孔穎達註童子之贊束栝葉夢得亦云然則自行束

脩以上者蓋言童子以上也與鄭康成注年十五以上合且証以互鄉闕黨童子

事亦較爲近理清按列女傳東郭身雖嚴論結髮束栝宿衛馬衍傳東栝其心鄭均傳東栝安重黃潤約東栝飾之意然禮記少儀穀梁明言束栝爲饋贈之物從史不如從禮也韓氏愈以爲束栝栝然左傳

有東栝矣安知其栝爲栝乎宜會通朱孔鄭各說爲是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鄭曰孔子

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之說也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

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也皇疏隅角也林有四角隅有四角曾曰隅按身舉林屋以明者據商禮集於四隅是狀隅也又據弓蓋子隅坐而執轡是屋

也隅

朱註子曰至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

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証之義復再告也

愚按教人之法迎機而導則事半功倍若其意不屬而強聒之則言者輕而聽者

厭矣舉一反三正由於憤排之極乃能如此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何曰喪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朱註

子於至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至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愚按此謂臨人之喪凡族戚朋友之喪皆是也或故舊所存或官職所繫臨而助之既喪事則當食而食然心有慘戚則食不能飽也至於臨喪而哭若舊無人或未臨喪而以故舊之情而哭若於子路及伯高之喪之類既哭則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若知悼子未葬師曠李驪侍魯平公

飲社其禱解以示調若原壤母死琴木而歌實與舊無異矣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孔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耳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夫子獨美顏淵以爲己有勇至於夫子爲三軍將亦當唯與已俱故發此問也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孔曰暴虎徒搏也馮河徒涉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朱註子曰至

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軍之道實不外

此子路蓋不知也

愚按用舍行藏亦世所常有何以言唯我與爾有是夫若外此皆不能者蓋兩則字有工夫有學問是字承之而言二聖一賢所以心心相印也子路問則誰與與字卽上惟我與爾之與字誰字緊對惟我之惟字子路不知孔顏之相契在道但就用舍行藏之迹求之故以行三軍問意謂除用舍行藏外若戰陳之事則非顏子能當其任夫子必與已同夫子因材施教因病下藥故就其語抑之曰暴虎馮河小曼之詩曰不攷暴虎不攷馮河夫子之言蓋本此又鄭風和風暴虎又爾雅郭注勇以空手快也馮河無舟楫也血氣之勇吾不與也必欲觀吾行軍之所與則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乎子之所慎一在於戰此正慎字之意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者也當脩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爲之矣

皇疏執鞭者之謂士亦有得位於朝也又周禮秋官條徒氏職掌執鞭以趨避王出入則八人

夾道公則六人僕伯四人子男二人

皆趨而避行人若今卒避車之爲也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子曰所好者古人之道也

朱註子曰至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者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

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

愚按近人解執鞭爲御者非也御乃六藝之一古者人人皆學之非賤役也當以皇說爲正錢坫曰周禮地官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此亦一義也從吾所好好者何義理也求富則不安於義理然富果可求何妨姑舍所好而求之若徒求而終於無得則徒自辱耳何必多此一求哉

子之所慎齊戰疾孔子曰此三者人不能慎而夫子能慎之

朱註子之至

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

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

愚按齊以通幽明戰以寄安危疾以繫死生非此外卽可不慎乃此三者關係最重故倍形警惕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周生烈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於肉味也 皇疏云齊曰陳之使也樂在陳陳歌仲淵以齊齊故齊得之謂元始曰齊遠達所得 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王曰爲作也

不圖作韶樂至於此齊也

朱註 子在齊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 按何晏集解本 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

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乎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矣

愚按此孔子年三十五在齊時事韶雖今失其傳 按季札在魯觀四代之樂則魯亦 然如樂

記記大武之舞僅六成 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 而有總干山立發揚蹈

厲之盛美則禹之九夏亦必象奠定九州之形舜之九韶白歷山升庸在位陟方以至風儀獸舞八伯歌風卿雲復旦其聲容之盛尤必有人心領神會見諸奕齡者不知肉味蓋以形容其心之專一大學觀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則專一以見之也三月者天時之一變

舉以約言其節耳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鄭曰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

薨而立孫輒

靈公薨南子爲之召宋國人歌曰既定爾婁播島歸吾艾殺太子蒯聵取之欲殺南子不果而奔齊靈公薨命公子郢爲太子郢醉乃立蒯聵之子輒是爲出公而晉趙鞅帥師納蒯聵於戚國人奉出公輒以拒之是以

子也又也其後趙鞅到孔懼而盟之卒納蒯聵於衛子路死其難

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否

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

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孔曰伯夷叔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乎

以讓爲仁豈怨乎出曰夫子不爲也鄭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爲

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

朱註

冉有至

時孔子居衛

按此當是孔子自楚返衛時見魯百世家稱

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嬖孫當立故冉

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不入曰至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遺命立叔齊叔齊遜伯夷

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名伯達見周倫林史詩註按伯當仲倫見不念吾國章註下

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

此紀紂死不葬受及于戈可謂季子以臣伐君可謂忠乎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

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

夷式三兩祇不食周祿非餓而不食也

去隱於首陽山

孟子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就西伯之養是夷齊先在周後隱首陽

遂餓而死

采微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歸易墨兮不知其非矣黃

農庚夏忽焉殺兮我勝安

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

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

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

視棄其國猶敝屣耳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

明矣

愚按皇疏怨憾也凡事有理亦有情理的當不易情因事而變故理不外乎情職

與輒之事

消按拒父之說毛奇齡駁之謂自及二年晉師入威至三年奔景諶約道師聞威然後衛亦道師隨之然且

輒覆於威以致有孔悝之難是輒姑射不拒父至宋胡氏傳乃直曰拒父云云考春秋齊魯國夏衛石曼姑

仲師國威二國并稱毛氏何所見而謂衛爲隨也輒爲君而若泛論得國之理雖千百言亦不能定辨

正名章子貢善爲說辭者也只夷齊怨否一問

聖字從死從心死者死曲也對言死曲在心上無畏

從其心迹反勸之

而其是非自見然則仁人孝子與亂臣賊子亦何難辨之有哉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曰蔬食

按何晏集解本疏作蔬菜食

也肱臂也孔子以此爲樂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鄭曰富貴而不以

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

朱註子曰至飯食之也蔬食粗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

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中也

愚按貧賤而樂有所樂者在也能安於貧賤卽能不動於富貴觀夫子在陳絕糧而絃歌自適則疏水曲肱之不改其樂可知觀夫子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於衛

不主彌子則視不義富貴之如浮雲可知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鄭曰魯讀易爲亦今從古

何曰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

過 皇統人年五十應大府之數與易數同故知天命

朱註子曰至史記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 劉聘君曰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五十作卒重加假字相近

卒與五十字相似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學易則明乎吉凶

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

愚按加五十皆如字此孔子四十二歲以後自齊返魯退修詩書禮樂時語也 清按

五十之解不一朱註據劉忠定所見他本作卒毛奇齡駁之謂書論外惟齊論古論并無他論且古今未見之本劉忠定何從獨見五古文作卒古文上從心字形亦不知其說是也而毛氏解則謂古之學者十五入大學後三年通一藝至三十

而五經已立四十歲仕五十歲官故夫子五十始爲中都宰未五十乃專仕齊魯之時思借入官之年爲窮經之年故曰假云云夫既曰三十而五經已立何待五十若惜年窮經則何爲獨借入官之年而前乎此後乎此何不借也則其解亦未確

也陸元明以謂魯讀易爲亦當以五十以學爲句云亦可以無大過矣元明又引或云古五字如七疑爲七十此當改單經文不足解者元明以爲先隨句讀未明當五一讀十一讀實或五或十以所加年首然自一至十數亦多矣何獨言五十

其說亦非也至於以闕奇大衍之說解五十以并理解大過則方氏任氏之說則宋中國以爲穿鑿矣即如以李氏言
較詳明圖足然仍難以重中之口致孔子自齊返魯年四十二時定公初年顯成專政孔子不仕遇仲游齊說樂子淵
樂而求取及鳥運之常也彼曰術而此曰學自人嘗之則曰術自夫子自官則術之曰學也成離之曰四十以後未爲老乃
言加我數年者唯恐年盡然何也曰加作假則似乎恐年之斯矣今依本義解之若曰加數年之用至五十歲我於詩書禮
樂已卒業於以學易則更有以明乎吉凶消長之理而可以無大過矣云云何疑之有此解與說有之惟曰爾時孔子四十
五六正義亦有之惟曰四十七而皆未能引 一說河圖洛書之數以五與十縱橫錯綜於其中
少即毛氏亦此意惟所引所解均未的當耳

五十者大衍之數

濟按易大衍之數五十注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天五五個一也數始於一終於十歸五象
傷一自含五個十之數為人制而習之舉此母數之一衍爲子數之十故曰大衍之數五十象

乾坤坎離相交也

五古作×後因與又字易相混故加二於上下以別之又者坎離相交之象也加二者徐欽曰
二天地也乾坤對待之象也許書五下解曰五行也陰陽天地間交午也十許書解曰數之具

也一爲東西一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圖矣按易者縱橫十五取象於洛書洛書者八卦流行之象變四正四隅而取用於坎
離坎離之交爲×居中爲用取下一以配上九左三以配右七以至二八六四兩足相配長補短四正四隅各得十數用
則爲五不用則爲十河圖則一三七九二四六八周行於外面 六十四卦中頤大過中孚小過乃六十
五十在中五又在十之中故圖書之數均象乾坤坎離之相交

卦之心言從大衍之數玩其縱橫錯綜之理乾坤坎離之交則可以知陰陽之消
長處事雖未免於小過而大過要可免矣加我數年者言我再加數年之功也

此
卷之方增夫任
約李聖齋

子所雅言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

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

泉疏齊文面讀曰誦詩書誦歌書是誦誦並須誦之禮但執文故事而行不須背文誦之故曰執

朱註

子所至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

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

愚按雅如後漢書竇太后傳雅以爲美之雅

又雅重之雅與之雅不欲行文多用之又雅雅言遊雅歌卜式雅行宜樂雅步何武雅拜亦此意

者決洽於中而極意言之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曰葉公名諸梁

春秋傳之沈邱也

楚大夫食采於葉

僂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也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

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朱註

葉公不對

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

子曰至

未得則發憤而忘

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

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

愚按記者渾括問詞而未記葉公來問之意以下文夫子之言揣之想其平日必深惜夫子抱道終老一事無成者故子路不能答也然夫子所志不在溫飽所憂不在貧賤篤信好學遊世不見知而不悔彼葉公者惡足知之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鄭曰言此者勉勸人以學也

朱註子曰至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

生知之者好學者非惟他人也蓋生而知者猶
遜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以識其實也

愚按夫子當日即有聖人之稱然時人所謂聖者第在多聞多知博物強識不待師學傳授而無所不知故震怒之也戚武仲亦稱聖人不知夫子雖生知之聖而亦未嘗不

藉學以成之其不居生知者謙辭其言好古敏求者亦自明其功力之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暴盪舟鳥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弑

君子弑父神謂鬼神之事也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

朱註

子不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

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

愚按此四者蓋天地氣化之變也夫子但語常理至於氣化之變則雖心知其故

而未嘗津津道之

如風子之驅使專說此等事然是一腔極位忠愛之氣無處不發舒故信以強出心中之氣充非中道

卽如左氏傳極言變怪卜筮

之事

左氏嘗與山海經是兩道也

而春秋則喪貶只寓於一兩字而已

等語曰語自子曰言此不語者蓋不與弟子專論論此等

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何

曰言我三人行

按何晏集解本作我三人行必得我師也

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也

朱註

子曰至

三人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

人者皆我師也

愚按此言人隨時隨地皆關學問不可一息稍懈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曰桓魋宋司馬黎也

陳禮曰司馬黎實作司馬黎之兒也

天

生德於予者謂授我以聖性也合德天地吉而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

朱註

子曰天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付

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愚按桓魋者

向成之孫河馬牛之兒以向爲氏宋之二弟也與也同姓族也六官皆桓族故亦稱桓魋孔子之宋與角子曾祖於大樹下魋使人伐其樹欲害孔子故孔子微服去之當居宋時魋自爲石橋三年而

不處夫子曰若其與死不如速朽之意也

其人素秉凶德不可以情恕理遣聖人富貴貧賤吉凶生死聽之

天命

天命有運有數運是條理數是多寡即如何開路當行當止教所以對待流行鬼神消息者皆是也

而不累心於外來禍福故發此論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包曰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聖人智

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是丘也包曰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也

朱註子曰至

丘也 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以此言曉之與爾示也

愚按聖人教人何嘗有隱特人之資質不同而所問之事不一故施教亦因之而各異二三子私相印記不解其故則疑其有隱故夫子曉之曰吾所行無不與二

三子共見共聞

請按與對並也如左氏一與一隨能顯我之與說本頁式三

隨在皆實何隱之有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何曰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也

朱註子曰至

程子曰 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愚按此記者因上章夫子自明教人之事而類記之蓋夫子教人雖千百人千百言各有不同然約計之不出此四者而已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何曰疾世無明君也

按何氏此解以聖人指王者言亦者聖王善人如禹邦百年教民七年之壽人然於有信者不可謂教能朱註者其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

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子曰

難可名之爲有常

朱註

子曰至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子曰善人

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

聖斯可矣

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至而

二者皆虛夸之事若此者必不能守其

常也

愚按聖人者生而知之學質兼美者也君子者質不必盡美學而知之以成其德者也善人者不踐迹亦不入室孟子可欲之謂善是也有恆者如晝夜寒暑之有常事事着實無一毫虛假無一毫矜飾如顏曾之徒是也然人能有恆則學知困知皆可至於君子聖人故章末復申言有恆之義其勉學者深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子曰釣者一竿釣也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

羅屬著綱也弋繳射也宿宿鳥

皇政方人以細繩係丸而彈之繳射一云取杖長一二尺許以長繩係此杖而羅以取鳥謂之繳射鄭元注謂羅司弓矢云結繩於矢謂之繳也詩云弋鳥與

雁同弓矢又云田弋充籠獵矢共矰矰注謂竹箠也矰矢不在籠者爲其相繞亂用乃共之也如鄭意則矰射是細繩係
矰而射也按此乃北人取鳥之法今南人江上射魚矰亦以繩著箭而射前皇說以杖纏矰取鳥今名結竿南北皆有之

朱註

子約至射矰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

愚按天地生物本供人用但取之必有其節則心安而理得若爲機而誘之盡物而取盈焉則其心之殘忍可知矣聖人豈爲之哉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包曰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孔曰如此次於生知之者也

朱註

子曰乎次也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謙詞然亦可見其無

所不知矣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次於知之者也

愚按此章卽述而不作之意言天下固有妄作之人本不知而妄自以爲知我則

深鑒此弊惟於多聞多見中擇之誠之得其要領故終知此理而不流於妄作也

蓋當時皆以夫子爲生知夫子則但居學知之次也句蓋謙辭言附於知之者

之次也清按朱註雖未實知其理亦可次於知之黃式三謂附周價實較之生知學知及其知之之一

也清按作者側人所未知擇之謂之者或古今人所已知不知而作者擇之不多未知其理而妄作者選作之名包注

妄作蓋謙是也多聞多見在千載中分指言行此事則合指學術不以事實孔子自居學知乃實詞非虛辭知之次句乃虛辭也說參黃式三毛奇齡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鄭曰互鄉鄉名

按國者墟四方行地云亳州鹿邑縣外有互鄉城邑人和傳謂童子見孔子處前代因立互鄉縣因

檢唐書地理志考之鹿邑縣始開皇十八年置後此未有析設互鄉縣事云云然則鹿邑不定要近而之鄉也互有回互義當在水曲一統志曰鹿陳州則當陳地字記曰鹿徐州則爲宋地又博物志會口兖州之城東邊郡兩輪互鄉則又存魯地形致曰互鄉人名若鄉名則萬二千五百家投人人皆不可與言者按互鄉若爲人名則下文何以又稱童子此應說也其鄉人言語自尊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

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孔子曰教誨之

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亦何其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

保其往也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其進之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

朱註

互鄉至門人惑

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至往也

擬此章有錯簡

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迫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

愚按難與言者謂互鄉習俗之不善也此其地父兄之教不先則子弟之率必不

謹乃以童子求見

禮必既冠三加而後以既見鄉大夫鄉先生所以爲成人之禮童子亦可見者禮童子委質而退是也

而夫子遽見之門人故不

能無惑不知聖人之於人無所不容童子既慕而來見則其進見之心固有可與而不必問其既退之後爲何如此亦少者懷之之意也又何必過爲已甚哉且門人所以惑者惑其鄉之素行不潔耳然鄉俗雖不潔若童子其人者固潔己而來此之見之卽與其潔可也於其往日之鄉俗何與乎進退唯何甚夫子就自己言人潔己與其潔不保其往就童子言文義互見非錯簡也

習俗難足移人而天性固守苟有一隙之明即當因勢利導若歸其

習俗而一概拒絕則是敬天良備發又因不容於君子終陷於惡而不顧矣夫子見之正少者懷之心亦悲天憫人處不遺之意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則是至也

朱註子曰至

至矣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卽此而在

矣夫豈遠哉

愚按仁卽此心生生不已之理也生理具在人心心欲仁則仁矣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 孔曰司敗官名也陳大夫昭公魯昭公也鄭曰司敗大

名齊大夫

漢書曰鄭蓋以齊之陳氏名司敗也 清按春秋時陳敬仲奔齊遂爲陳氏

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

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

而知禮孰不知禮 孔曰巫馬期弟子也名施

史記曰巫馬施字子旗鄭元曰魯人史記索隱引家語云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

相助

匪非曰黨魯吳俱姬姓也禮同姓不婚

禮大傳曰親之以氏而弗別親之以族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通猶然也

而君取吳女當稱吳

姬諱曰孟子也

吳說昭公問公從與大伯後禮稱婦人皆稱國及姓猶如齊姜齊襄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

必知之。孔子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智深道宏，故受以爲過。身誠若使司敗無禮則千載之

後漢之末，公孫氏所行爲，知禮則過亂之舉，在我國始今，得司敗之言，以爲過則後人不學故我所以爲亦也。

朱註

陳司敗重孔 昭公習於風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

此。孔子退而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至馬期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

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

愚按左傳註陳楚名司寇爲司敗。見文十一年臣歸孔子於定公十四年自鄭至陞居

三歲，復於哀二年自衛如陳，皆在陳侯周時。即陳湣公名周屢主司城貞子家。哀十五年

柳門陳侯使公孫貞子弔司敗之問蓋孔子在陳時也。吳孟子上繫以吳而下繫以子連

而稱之昭公之失已見。昭公名稠，其如晉也。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言。侯謂其善

於禮，故當日知禮之名流傳人口。惟女叔齊辨其娶吳也，魯舊史但書夫人至自吳

清按魯舊史書夫人至自吳，見禮孔疏及此章，那說今春秋無此文，此蓋魯史之新文，而孔子刪之者也。則之者以夫人不當娶吳，則諱也。其卒曰孟子卒。見春秋經蓋史策稱

哀十二年

夫人稱孟子而當時諱姬不諱吳故謂之吳孟子也然司敗意中雖有吳孟子一事而其來問只問知禮與否未嘗明問孟子夫子亦安得逆其詐而豫防之以鄰國之臣而問本國之君就君之所長者而應之此天理人情之至也設當日司敗明問孟子應則亦備有不容而已無斥逐之理也至司敗告巫馬期司敗不找他人面揭期當從家語齊人有人應之說巫馬期以所聞告夫子則爲尊者受過固心安而理得若必辯而明之非所以爲聖人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何曰樂其善故使重歌而後和之也

朱註子與至和之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

愚按歌者隨口成文不拘字韻其原始于唐虞如擊壤之歌喜起之歌是也孔子時歌者如孺子接輿原壤之類是也歌有和有不和一個三款而有這會是之類和如偶然會心欲和

其歌齊語三百篇起與句詞而則必深味其旨趣故反之而後和之也此雖一歌之微亦足見聖人之詳審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何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子曰躬爲君子行己未能得之也朱註子曰至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尙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詞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

愚按聖人無往而非躬行實踐者也乃言未之有得則自謙而又以勉人之辭按清

樂經論語曰禮者謂勉強爲文莫莫式三曰說之強也慎勉也文莫即素慎劉綸曰應勉密勿強沒文莫皆一聲之轉凡此皆與朱引異然文莫既作勉強所勉者何物乎其說非也何解莫訓無然文無善稱人也而解以凡文皆不勝於人讀亦未嘗王引之以爲莫乃其之誤言文其否猶人也歌以經文尤不足辨自以朱註爲長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馬曰正如

所言弟子猶不能學也况仁聖乎鄭曰魯讀正爲誠今從古

宋註子曰至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

愚按爲之之字正指聖仁不厭不倦非已聖仁者能若是乎夫子不居生知安行而以學知利行自任公西華聞之知學知利行之極其成功與生知安行一也故曰正唯弟子不能學學卽學而知之之學也然夫子以不厭不倦自任者欲示人以可學也公西華以爲不能學者所以自愧自勉也夫子非故爲謙辭子華亦非以不能自諉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包曰禱禱請於鬼神也子曰有諸周生烈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孔子曰子路失旨也誄禱篇名也魯疏誄者謂如今之行狀也誄之當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累子曰丘之禱久矣孔子曰孔

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鄭曰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

朱註子疾至久也

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

誄古字作誄士喪則疾而行誄五經

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

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某之禱久矣

愚按周禮太祝作六辭五曰禱六曰誄此章禱卽六辭之禱

如可農曰始於天地社稷宗廟如春秋傳衛太子擊殺之始是也

說文誄禱也累功德以

求福也

謂禮禱者累功德以求福也者積累其生時德行以賜之命然小宗伯注所引誄誄異而誄與論語同是國可通作誄也惟誄則不與通國

周禮家宗人掌卿大夫家

疾病禱祠之事子路蓋使家宗人禱之也疾病有禱固臣子迫切之情而亦神明

感通之理子路嘗問生死鬼神蓋有以見生死之理天人一致故夫子問有諸而

直對曰有之也其述誄詞上曰神屬天下曰祇屬地上下之中有人人戴天履地

豈有不能感通者然不知感通在平日不在臨時若平日德不足以感通有疾乃

求神祇則不惟誣神祇且自誣矣夫子自言禱久固以素行之合於神明亦可見禱祠之不必事矣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孔曰俱失之也奢不如儉奢則儉上儉則不及禮耳固陋也

朱註

子曰寧固係順也

愚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由儉入奢易由奢反儉難故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鄭曰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貌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

朱註

子曰至戚戚

坦平也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愚按蕩蕩戚戚以心之處境而言君子無欲故樂天知命無入而不自得小人多

欲故患得患失無往而不迫促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皇疏王弼曰此對反之帝名也故至和之調五味不形大成之樂五聲不尋中和備質五材無名

朱註子溫安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

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如此

愚按溫威恭美德然失之過則或不厲或猛或不安而不能無弊惟夫子爲時中也

論語稽

述而稽第七終

後學

武進殷廷幹

南陽王汝玉校字